

《永远的风采 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撰稿组 编

永远的风采

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邓恩



四川人民出版社

永远的风采

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邓晨



《永远的风采 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撰稿组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风采——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 《永远的风采——邓小平遗物的故事》撰稿组编.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8 (2014.8重印)

ISBN 978-7-220-09296-1

I. ①永… II. ①永… III. ①邓小平 (1904~1997) —生平事迹 IV. ①A76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85793号

YONGYUAN DE FENGCAI

永远的风采

——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永远的风采——邓小平遗物的故事》撰稿组 编

总策划
执行策划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张京
黄立新 刘周远
董玲 江澄
蒋宏工作室
戴雨虹
何秀兰
李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ichuan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官博
(028) 86259457 85259453
(028) 86259457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经纬印务有限公司
170mm × 240mm
15.75
250千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220-09296-1
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总 撰 稿 龙平平 姜淑萍

执行总撰稿 吴振兴 刘贵军

撰稿组 周 锟 王达阳 孔 昕 叶帆子

王 楨 王杨鑫苗 李友胜

目 录

永远的风采 | 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

- 第 1 集 工 卡 001
——在法国走上革命道路
- 第 2 集 一张老照片 018
——与周恩来的战友情
- 第 3 集 基辅牌相机 028
——中苏风云剪影
- 第 4 集 工作服 039
——江西岁月
- 第 5 集 给中央的信 051
——舐犊情深
- 第 6 集 一组批示 062
——恢复高考的点滴细节
- 第 7 集 一份讲话提纲 075
——开辟新道路的宣言书

第 8 集 牛仔帽 086

——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第 9 集 白衬衫 100

——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第 10 集 红旗牌检阅车 112

——迈上强军之路

第 11 集 一组贺卡 126

——中国的大门再也关不上了

第 12 集 灰色棉大衣 138

——巴山夜雨总是情

第 13 集 未吸完的香烟 150

——热爱生活的平凡伟人

第 14 集 辞职信 162

——实现完全退休的夙愿

第 15 集 火箭模型 172
——“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第 16 集 夹克衫 185
——春天的故事

第 17 集 生日礼物 196
——快乐一家人

第 18 集 鸭舌帽 211
——抹不掉的上海情结

第 19 集 《成败之鉴》 224
——心系两岸统一

第 20 集 轮椅 234
——未了的心愿

电视文献片《永远的风采——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创作人员名单 246

后 记 248

工卡

——在法国走上革命道路

在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管理局陈列馆里，有一张略微发黄的卡片被摆放在大厅最显眼的位置，是陈列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工卡上的法文字迹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颜色有些变淡了，不过还可以清晰辨认：

工卡号：07396；

姓名：邓希贤；

年龄：16岁；

进厂注册日期：1921年4月2日；

职业：学生；

过去工作及其他有关情况：系邓文明及淡氏之子，受哥伦布市法中救济委员会派遣在巴耶中学求学；

服务部门：轧钢车间；

工种：杂工；

日薪金：6法郎60生丁。

NOTE MÉDICALE			
1 ^{re} VISITE	2 ^e VISITE	3 ^e VISITE	
Acuité visuelle D. / G. / 0	0	0	0
Poumons :			
Cœur :			
Abdomen et organes génitaux :			
Ensemble :			
Opérations :			

MUTATIONS			
Service	Académie		
Entrée	1. Avril 1921		
Profession	Manœuvre		
Sortie	22. Avril 1921		
Profession	Manœuvre		
Capacité	100 %		
Conduite	Bonne		
Prix de journée	6 F. 60 c.		
Observations	1 ^{re}		
	2 ^e		
	3 ^e		
	4 ^e		
Service			
Entrée			
Profession			
Sortie			
Profession			
Capacité			
Conduite			
Prix de journée			
Observations	1 ^{re}		
	2 ^e		
	3 ^e		
	4 ^e		

ACADEMIE
Le Creusot
FRANÇOIS BOUCHON

Catégorie : Titulaire, Auxiliaire, Journalier.

1921年邓小平在法国施奈德钢铁厂填写的工卡。

邓希贤？他另外一个名字或许更为世人熟知——邓小平。这是邓小平早年留法勤工俭学时所填写的工卡。这张施奈德工厂的工卡，经历了从西方到东方的流转，前后跨越了将近一个世纪。它记录着邓小平第一次踏入工厂的难忘经历，也见证了邓小平早年赴法寻梦的一段路程。

1997年5月15日，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应邀访问中国。这是希拉克当选法国总统后第一次访华，此时距邓小平去世不到3个月。在这次外事活动中，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收到希拉克送来的一件特殊礼物——邓小平70多年前的一张工卡。

一张工卡为何会被法国总统希拉克选为国礼？这张工卡对于邓小平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想学点东西必须到外国去”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面临内忧外患，民族危机严重。广大志士仁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上下求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成为一时热潮。在四川，由于吴玉章、汪云松等人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支持，成都、重庆等地出现了多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为巴蜀子弟留学读书提供了便利，也使得川籍学生人数在全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居于首位。邓小平后来就成为其中一个。

据赴法勤工俭学生杨堃回忆：

当时想法都是这样，当然国家内，由于北洋军阀搞得太不像话，读书是读不下去的。当时有些开明人士，就认为想学点东西必须到外国去，所以他们就提倡全家搬到外国去，或者到法国，或者到英国，中国已经没有希望。中国没有前途，必须到外国去，所以他们到外国勤工俭学。

少年邓小平在与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的活动中，逐渐有

了“工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他希望能到法国去，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学点本事回来。

半个多世纪以后，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回忆：

他自己那个时候出国的目的也没有说清楚，那个时候年纪很小，还没有改变思想。他到法国之前，没有改变思想，还没有新思想。要是在那个农村里面，窝一辈子不甘心。总是想学习，想上进。就这么个思想，家里面不行了，供不了，所以一有机会就到法国去。

留学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讲，或许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但对于那时生长在偏僻山村的邓小平来说，这样的学习机会，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就在这时，父亲邓绍昌从重庆托人捎来的一个消息，改变了邓小平的人生走向。

邓绍昌得知重庆将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认为儿子在闭塞的乡间不会有大的作为，不如送到工业、科技发达的法国闯荡，学点本领，将来能有一技之长。

对于这样渴慕已久而又难得的机会，邓小平自然不想失去。可是，面对娘亲不舍的目光和家人极力的挽留，邓小平又有些犹豫。

儿行千里母担忧，邓小平的母亲非常舍不得年纪尚轻的儿子漂洋过海，而且邓小平作为家庭的长子，母亲特别希望他将来能够做官发财，光耀门庭。所以，刚开始母亲是反对邓小平去法国的。邓垦还记得小时候亲眼目睹倔强的邓小平绝食抗争的事情：

母亲不干，就希望他将来长大了要当家立事，一家子要住到外国去，怎么也不干，结果母子之间斗争了。他坚决走，怎么办呢？家里有一个房子，有一个楼房，楼门一关绝食。不让他到法国他就绝食，绝食了三天。后来我那个母亲就只有答应他去了。我那个母亲因为和他有很厉害的斗争，所以他到法国之后谈我父亲的时候多，因为我父亲送他到法国，反而谈我母亲的时候很少，他是和我母亲斗争了之后才走的。

即使现在出国留学，也要克服语言、文化等各种障碍，独自一人忍受异国他乡的孤苦，逐渐地融入当地社会。那个年代，中国尚处于弱国弱民的地位，身处异国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邓小平思虑再三，郑重地作出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选择——出国去！

母亲还是识大体的。邓小平真正走的时候大家很高兴，办了一桌酒席，请了亲朋好友一起吃了饭。

1920年夏天，在一个薄雾蒙蒙的清晨，邓小平告别了难舍难分的母亲和家人，告别了家乡的山山水水，从渠江顺流而下。在上海，邓小平和80多名留法预备学校同学一起，在大雨中登上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起程前往法国。

此行一去，竟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

1920年10月19日，一艘名叫“盎特莱蓬”号的法国邮船，在经历了39天的长途旅行后，缓缓停靠在法国南部港口——马赛。从船上走下来的100多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在当时并未引起法国人的太多关注。在这些人中，来自四川广安的邓小平是年纪最小的一个。

求学，是邓小平来到法国之时，最初的梦想。当时的邓小平，还从来没有见过家乡以外的世界，法国对他而言更显得新鲜而陌生。

就在到达法国马赛港的第三天，邓小平与20多名中国学生一起来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小城巴耶，开始了在巴耶中学的寄宿制学习生活。

学校内有一排整齐的校舍，春夏之季打开窗子，不时会有阵阵的鸢尾花的香气飘过。学习之余，同学们大多喜欢在这些闲花野草中散步、温习。然而，这种愉快的求学经历，并没能持续太久。

邓小平的家里经济收入有限，父母无法负担他在国外的各种费用，尽管省吃俭用，邓小平带来的用于学习的费用依然捉襟见肘。



巴耶中学旧址。1920年10月至1921年3月，邓小平在这里求学。

1921年初，当初资助邓小平留法的华法教育会发出通告，表示不再继续资助留法学生，只有那些能自己支付费用的学生才能继续读书，其他人必须自谋生路。

这条通告无疑给了邓小平重重一击。离家时的踌躇满志，旅途中的憧憬，在这一刻全部化为泡影。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两年，法国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已经不像战争期间那样紧迫，这样的局面直接影响到勤工俭学生们的境遇。到1920年底，在法国的1000多名中国勤工俭学生中，能够找到兼职工作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邓小平几乎陷入绝境。

由于没有了任何资助和经济来源，邓小平在巴耶中学学习了5个月之后，不得不辍学。这5个月，也成为邓小平在法国的全部学习时间。从那之后，邓小平不得不开始四处寻找工作，希望能够通过劳动挣钱，继续读书。

“那时候做工苦”

那时的法国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已经出现了市场萧条、工人失业和社会动荡的局面。财政紧张促使法国政府大量增加货币发行，导致物价飞涨，一年内面包价格就涨了近六倍。

1921年3月，经过不断努力，邓小平终于获得了在法国的第一份工作，法国最大的军火工厂——施奈德钢铁厂录用了他。

就是在这里，邓小平填写了他人生中第一张工卡。

尽管工资微薄，但在当时的邓小平看来，有了这张工卡他就有了继续求学的希望。

然而，当理想遭遇现实，生活无情地给邓小平上了严肃的一课。

在施奈德工厂，像邓小平这样没有技术的工人，只能从事最底层的轧钢工作，轧钢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非常危险。更要紧的是，辛苦的工作换来的每天6个多法郎的薪金，连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积攒上学的费用了。

邓小平的夫人——卓琳谈到他早年这段做工经历时说：

老爷子在法国那时候他去留学实际上是做苦工，拉红铁，就是把铁烧了，那么粗的铁，烧红了，拉出来，弄得细一点，一遍一遍最后弄成铁丝了，他就做这个工作。他说热，热得他都没办法了，他都脱光了，那时候留学是做苦工。

“做工苦，做工苦，最苦莫过马老五”。“马老五”是工人们对于散工的戏称。这句流传甚广的顺口溜，饱含着工人們的无奈和辛酸。

直到60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起这段往昔岁月，还满怀感慨地说：“我在法国待了5年半，其中在工厂劳动了4年，干重体力劳动。我的个子小，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

SNHNEIDER & Co N° DU DOSSIER 62175		Laminoin <i>Chinois</i> N° DU SERVICE 07196	
N° D'INSCRIPTION		SERVICE DU PERSONNEL OUVRIER	
BUREAU D'EMBAUCHAGE			
Nom et Prénoms : Teng Hsi Hien			
Date d'inscription : 2 Avril 1921			
Age : 16		Né le : 12 juillet 1904 Taille :	
Etat civil : C.		Enfants :	
Lieu de naissance : Chung King - 94 de Setchouan			
Domicile de l'ouvrier :			
Domicile de la famille :			
Membres de la famille occupés à l'Usine :			
Service militaire :			
Profession : Etudiant			
Emploi demandé :			
SERVICES ANTÉRIEURS ET RENSEIGNEMENTS DIVERS <i>fils de Teng Hsiang Hien et de Fan</i> <i>Ingénieur sur la Grande Piste de Chine</i> <i>Travaillant à Chongking</i> <i>Valable du 1er 1921 au 1er 1922</i>			
AVIS DE LA DIRECTION 2 AVR 1921			

邓小平（邓希贤）在施奈德工厂的档案卡。工厂档案密码62175，工人号码07396，注册日期为“1921年4月2日”，年龄“16岁”，“来自巴耶中学”。

如果说校园带给邓小平的是知识与新学说，那么在施奈德工厂里的繁重劳动，以及生活的残酷则让邓小平深刻体会了独自在社会上生存的巨大压力。

邓小平肩负着家人的殷殷期望、怀着“工业救国”的美好期待千里迢迢来到法国，然而，他在这里体验了劳动者被压榨的悲惨境遇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体验了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艰难处境。

正如邓小平1926年1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述中所说：

生活的痛苦，使我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痛恶略有感觉。

邓小平的这份法国工作并没有持续很久，恶劣的工作环境、微薄的薪水和远超出年龄的高强度劳动，让16岁的邓小平不得不做出了离开的决定。

邓小平从施奈德钢铁厂辞职后，又陆续做过许多杂工，经常每天只吃两顿饭，主要是面包和自来水。许多同学衣食无着，营养不良，有的甚至生病而死，还有一位四川籍学生，由于对生活失去了希望而自杀。他们本来就受尽风霜，才能奋斗出国，到法国后更无丰衣足食可言，饱尝艰辛，颠沛流离。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

多年之后，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小女儿毛毛（邓榕）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二叔邓垦那么高，你却个子矮？”邓小平回忆起这段做工的岁月，回答说：“那时候做工苦。”

1995年，16岁的外孙女羊羊要去美国留学，临行前她去看望已经91岁高龄的爷爷。邓小平对外孙女的叮嘱，羊羊现在依然记忆犹新：

去跟爷爷说，爷爷我要出国了，然后我要到国外去学习。他那时候呢就跟我说，小羊子你不要哭，爷爷那个时候呢也是16岁的时候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那个时候条件非常差，不像你们现在这样条件非常的好，有机会到国外去读书，所以呢一定要出去好好学习。以后回到国家来，回到中国来呢要做点事情。

不仅是对孙辈的期望，其实“背负理想、学成归国”，这也一直是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愿望。做苦工，从来都不是邓小平来法国的初衷，在施奈德钢铁厂的残酷经历并没有让邓小平在求学的道路上止步。

1922年的冬天，邓小平来到巴黎南部的蒙达尔纪夏莱特市，这里是中国

留法勤工俭学生们的聚集之地，也是旅欧中国学生共产主义组织的发源地之一。邓小平的人生也在这里发生改变。

这一年，邓小平进入哈金森橡胶制品厂，寻找了一份制鞋的工作。橡胶厂的工作是计件工资，一般的工人大概一天是做10双胶鞋，邓小平心灵手巧，他一天可以做20双。

虽然工作枯燥、劳累，但邓小平却在这里结识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那时，王若飞26岁，赵世炎21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18岁的邓小平很快通过他们了解到越来越多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共产党宣言》是邓小平最早接触的关于共产主义理论书籍之一。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法国的工人运动正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思潮广为流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批中国留学生，正是



1924年7月，出席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法国巴黎合影。后排右二为邓小平，前排右五为周恩来。

在法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晚年的邓小平曾十分明确地表示：“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的ABC》。”

“把一切交给党”

通过与早期革命家的接触，加上阅读大量共产主义书籍，耳濡目染中，马克思主义悄然在不满20岁的邓小平的心中播下了种子，一个新的梦想由此萌芽。

值得一提的是，在邓小平早期的革命生涯中，曾经有两个重大历史疑点，其中之一，就是他到底是在哪一年参加的革命。

过去的说法一直是1922年，说邓小平在这一年加入共青团并开始参加革命，但这是根据相关人士的回忆，并没有第一手的材料来证明。

在权威的官方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上，却有这样的记录：

1923年6月11日（邓小平）离开夏莱特市，到达巴黎。与穆清接洽，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原来，研究人员在编写《邓小平年谱》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资料，2006年还专门到俄罗斯档案馆去查材料，找到了1926年1月，就是邓小平刚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写的一份自传，这份自传是他亲笔写的。

在邓小平的自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于1923年6月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参加了革命。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造反派说：邓小平没有办理过正式的人党手续，是假党员。这样的说法曾经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期间，填写的一份材料，无疑最有说服力。

1926年1月19日，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给“党孙大支部委员会”，即